

“既然是奉献， 就不管条件有多艰苦”

——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的长寿经

◎文/王明洪

新疆园艺学会原副理事长，华中农业大学、原西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如今已是 93 岁的高龄。吴老在科研一线忙碌一生，指导学生攻克适合肥胖和糖尿病患者吃的低糖瓜这一难题。1955 年，她从西南农学院毕业，主动请缨来到新疆火焰山下的鄯善县，那里不但条件艰苦，还是中国的“热极”。但她说：“既然是奉献，就不管条件有多艰苦。”如今，这位老人已用她的一己之力，扛下了“8424”西瓜、麒麟西瓜、嘉定蜜瓜、红心脆等中国甜瓜的半壁江山。吴老的高寿，和她爱工作、爱动脑、爱创新及淡泊明志的性格等有着一定的关系。





吴明珠

“我的人生就是想结几个瓜”

1953年，吴老从西南农学院毕业，分配到中央农村工作部。年纪轻轻就进入中央部委，可谓前途无限。然而，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她却要求离开北京，前往新疆支援农业建设。其原因只有一个：用学到的知识，为国家做点事。为此，她多次和领导软磨硬泡，终于打动了领导，说服了家人，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列车。到新疆后，她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地委农村工作部，任干事和业务秘书，然而她并不满意，再次要求调往生产第一线。在她的坚持下，她被调到火焰山下的鄯善县，开始了她毕生为之奋斗的西瓜、甜瓜育种工作。为了收集理想的地方品种，她仅凭一壶水、一块馕，顶着风沙烈日，长年奔波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漠。哪里有好品种，无论多远，她都要去看一看，然后自己掏钱买回来。夏季时，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犹如炼丹炉一般，烫得毛驴都不敢下蹄；天黑了，怕遇到狼，就向路边的烧窑人借条毡毯，露天睡上一夜。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，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，维吾尔族老乡给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阿依木汗（意为月亮姑娘），夸她有金子一样的心肠。1978年，她被任命

为吐鲁番行政公署副专员，但她依然辞官不做，要求种瓜。吴老说：“我的人生就是想结几个瓜，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。”

“瓜就是我的孩子”

吴老曾说：“瓜就是我的孩子，创新是我哺育孩子的乳汁。”25岁时，她志愿投身新疆，专搞西瓜、甜瓜的育种工作。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创新和开拓，产量稀少的哈密瓜如今已成为普通百姓桌上的美食。吴老回忆当年：“……我终于落脚到了最基层的吐鲁番盆地鄯善农技站工作，一干就是50年，从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年轻姑娘到如今已是年过古稀的老太太，真是岁月悠悠。要问苦不苦，累不累，很累，但我都是坚韧不拔，心态良好，从未动摇。”1957年春，吴老到鄯善县城郊大队蹲点，住瓜农摩沙老爹家中。由于摩沙老爹的种植方式和吴老的科学种植方式不一样，两人竟然打起了“擂台”——老人用传统的方式栽培他的瓜田，吴老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管理她的瓜田，欲比试一下谁种的瓜更好。瓜熟后，吴老种出的瓜又大又甜又脆，人们闻讯后，纷纷赶来参观。摩沙老爹也十分高兴，他不厌其烦地向参观的人群介绍他的“汉族女儿”如何了不起，种出的瓜如何好吃，频频称赞“还是科学种瓜‘亚克西’”。吴老对瓜犹如对待孩子，然而，“家庭各方面损失比较大，单从我的孩子来说，我要工作，没办法带他们。这个我自己也想得开，既然你为了事业，必然有所得有所失。我觉得我的天地比那个更大。”

“工作的关键就是要创新”

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，吴老相继在《中国果树》《中国农业科学》等杂志和论文集中，发表了《吐鲁番盆地厚皮甜瓜品种资源及其利用》等学术论文，把田间试验一次又一次地通过

学术总结进行提升。1957年夏,吴老听说底坎儿乡有一种名为“红心脆”的品种,她立即约了同事李志超从鄯善农技站步行出发,穿过火焰山,走过大戈壁,整整走了两天,才收集到一个单瓜红心脆。20世纪70年代初,经吴老等人改良后的名优品种红心脆在吐鲁番诞生,并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厅获得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赞赏。有报道称:“……总统先生看着那皮薄、肉厚、色鲜、汁多、芳香的红心脆,先尝试着文质彬彬地吃了一点,神色惊愕地怔了一下,细细地端详着哈密瓜内外,然后似乎忘记了做客的体面,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……”然而,又有谁知道,在这个红心脆里倾注了吴老多少汗水和心血!“工作的关键就是要创新,要将我们国家建设成一个创新型国家。而在我的工作岗位上,创新就是要把我们原先推出去的和还有那些不足的,通过最新的育种方法进行改良。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:第一,要培育出适合肥胖和糖尿病人群吃的低糖型酸甜瓜;第二,要培育出外观更美丽、让人更有食欲的‘花条’瓜。”吴老说。

“课题小组的同志特别辛苦”

吴老是一个谦虚而低调的人,每当谈起自己的事业,她总是说“课题小组的同志特别辛苦”“领导很支持我”“群众对我特别支持”。接着,就会列举出许多群众支持她的故事。在1986年总结“工作成就”一段中,吴老列举了她的四项科研成果,以新优一号西瓜为例:“与朱勤南、张恩福、吴国元等同志先后合作,选配的杂优西瓜。选配组合及前几年的工作是我做的,后来交给其他同志。今年通过了自治区品种审定,推广面积约200余亩。”多年的心血,在吴老的总结中仅淡淡数句,有如轻风般拂面而过,留下的,唯有其奉献精神,为人所赞。在“今后打算”一段中,吴老说:“根据我的年龄,只能为年轻的同志做点铺路的工作。要完成合

同任务,关键是充分发挥组内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……时间只有三年,需要常规育种、辐射育种、杂优利用培育一起上,必须一年三代才能完成任务。在光荣艰巨的任务面前,得付出极大的精力,努力奋斗,‘老牛自知夕阳短,不用扬鞭也奋蹄’,寄希望于组内年轻的同志。”彼时,吴老已56岁,即将退休,但从她朴素谦虚的表述中,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她对下一代的培养、组织管理以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,体现了她坚持不懈的精神品质。

“我的成果,一半都是你的”

吴老和她的丈夫杨其祐相识于大学期间。为了支持未婚妻的事业,他也来到新疆,在新疆大学任职。1958年春节,杨其祐来到鄯善县,两人喜结良缘。新疆大学和八一农学院合并后,他申请来到鄯善,两人这才生活在了一起。杨其祐是研究生,能翻译一般人看不懂的外文资料,遇到不懂的事,人们也都去请教他,因此得了个“洋(杨)博士”的美名。“洋博士”的主要财产是书,对于吃穿,他全不在意。塑料凉鞋鞋带断了,就用绳子系上;饿了就冲点苞米花当饭……一次,吴老有一个多月没回家。回家后,看到家中有很多酱油瓶,觉得奇怪,一问,才知道杨其祐竟然以酱油当菜,豆子当饭。由于生活艰苦再加上劳累,杨其祐患了胃癌,吴老心痛至极,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:“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他!”一天,杨其祐笑着向吴老伸出三个手指,祝贺吴老培育出三个优良品种。吴老强忍悲痛,说:“我的成果,一半都是你的。”临终前,杨其祐既没有官衔,也没有职称,年仅57岁。“我虽然失去了许多,但是,我看到自己的工作帮助贫穷的新疆人民致富了,实现了让有限的生命干一番壮丽事业的理想,我作为一块铺垫共和国大厦的基石,铺垫起越来越强大的祖国,我感到自己得到的更多!”吴老如是说。✿